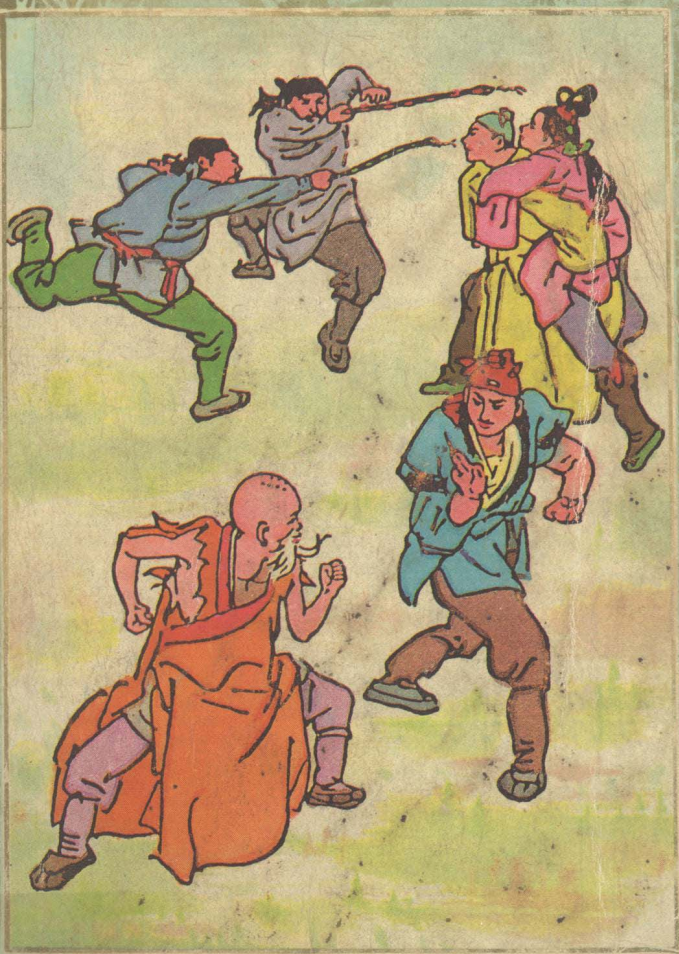


天龍八部
金庸



第二卷

第二卷

天龍八部

金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十一	向来痴·····	3
十二	从此醉·····	45
十三	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·····	91
十四	剧饮千杯男儿事·····	137
十五	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义·····	175
十六	昔时因·····	217
十七	今日意·····	261
十八	胡汉恩仇 须倾英雄泪·····	301
十九	虽万人吾往矣·····	361
二十	悄立雁门 绝壁无余字·····	405

(上回目调寄《苏幕遮》。本意。苏幕遮，胡人舞曲也。)

段誉伸个懒腰，坐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睡了一大觉，倒叫两位姊姊辛苦了。有一件事不便开口，两位莫怪，我……我要解手！”



十一 向 来 痴

段誉被鸠摩智点了穴道，全身动弹不得，给几名大汉横架在一匹马的鞍上，脸孔朝下，但见地面不住倒退，马蹄翻飞，溅得他口鼻中都是泥尘，耳听得众汉子大声吆喝，说的都是番话，也不知讲些什么。他一数马腿，共是十匹马。

奔出十余里后，来到一处岔路，只听得鸠摩智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话，五乘马向左边岔路行去，鸠摩智和带着段誉那人以及其余三乘则向右行。又奔数里，到了第二个岔路口，五乘马中又有两乘分道而行。段誉心知鸠摩智意在扰乱追兵，叫他们不知向何处追赶才是。

再奔得一阵，鸠摩智跃下马背，取过一根皮带，缚在段誉腰间，左手提着他身子，便从山坳里行去，另外两名汉子却纵马西驰。段誉暗暗叫苦，心道：“伯父便派遣铁甲骑兵不停追赶，至多也不过将这番僧的九名随从尽数擒去，可救我不得。”

鸠摩智手中虽提了一人，脚步仍极轻便。他越走越高，三个时辰之中，尽在荒山野岭之间穿行。段誉见太阳西斜，始终从左边射来，知道鸠摩智是带着自己北行。

到得傍晚，鸠摩智提着他身子架在一株大树的树枝上，将皮带缠住了树枝，不跟他说一句话，甚至目光也不和他相对，只是背着身子，递了几块干粮面饼给他，解开了他左手

小臂的穴道，好让他取食。段誉暗自伸出左手，想运气以少泽剑剑法伤他，那知身上要穴被点，全身真气阻塞，手指空自点点戳戳，全无半分内劲。

如此数日，鸠摩智提着他不停的向北行走。段誉几次擦他说话，问他何以擒住自己，带自己到北方去干什么，鸠摩智始终不答。段誉一肚子的怨气，心想那次给妹子木婉清擒住，虽然苦头吃得更多，却决不致如此气闷无聊。何况给一个美貌姑娘抓住，香泽微闻，俏叱时作，比之给个装聋作哑的番僧提在手中，苦乐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这般走了十余天，料想已出了大理国境，段誉察觉他行走的方向改向东北，仍然避开大路，始终取道于荒山野岭。只是地势越来越平坦，山渐少而水渐多，一日之中，往往要过渡数次。终于鸠摩智买了两匹马与段誉分乘，段誉身上的大穴自然不给他解开。

有一次段誉解手之时，心想：“我如使出‘凌波微步’，这番僧未必追得我上。”可是只跨出两步，真气在被封的穴道处被阻，立即摔倒。他叹了口气，爬起身来，知道这最后一条路也行不通的了。

当晚两人在一座小城一家客店中歇宿。鸠摩智命店伙取过纸墨笔砚，放在桌上，剔亮油灯，待店伙出房，说道：“段公子，小僧屈你大驾北来，多有得罪，好生过意不去。”段誉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鸠摩智道：“公子可知小僧此举，是何用意？”

段誉一路之上，心中所想的只是这件事，眼见桌上放了纸墨笔砚，更料到了十之八九，说道：“办不到。”鸠摩智问道：“什么事办不到？”段誉道：“你艳羨我段家的六脉神剑剑法，要逼我写出来给你。这件事办不到。”

鸠摩智摇头道：“段公子会错意了。小僧当年与慕容先生有约，要借贵门六脉神经去给他一观。此约未践，一直耿耿于怀。幸得段公子心中记得此经，无可奈何，只有将你带到慕容先生墓前焚化，好让小僧不致失信于故人。然而公子人中龙凤，小僧与你无冤无仇，岂敢伤残？这中间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公子只须将经文图谱一无遗漏的写了出来，小僧自己决不看上一眼，立即固封，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火化，了此宿愿，便即恭送公子回归大理。”

这番话鸠摩智于初入天龙寺时便曾说过，当时本因等均有允意，段誉也觉此法可行。但此后鸠摩智偷袭保定帝于先，擒拿自身于后，出手殊不光明，躲避追踪时诡计百出，对九名部属的生死安危全无丝毫顾念，这其间险刻戾狠之意已然表露无遗，段誉如何再信得过他？心中早就觉得，南海鳄神等“四大恶人”摆明了是恶人，反而远较这伪装“圣僧”的吐番和尚品格高得多了。他虽无处世经历，但这二十余日来，对此事早已深思熟虑，想明白了其中关窍，说道：“鸠摩智大师，你这番话是骗不倒我的。”

鸠摩智合什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小僧对慕容先生当年一诺，尚且如此信守，岂肯为了守此一诺，另毁一诺？”

段誉摇头道：“你说当年对慕容先生有此诺言，是真是假，谁也不知。你拿到了六脉神剑剑谱，自己必定细读一番，是否要去慕容先生墓前焚化，谁也不知。就算真要焚化，以大师的聪明才智，读得几遍之后，岂有记不住的？说不定还怕记错了，要笔录副本，然后再去焚化。”

鸠摩智双目精光大盛，恶狠狠地盯住段誉，得片刻之间，脸色便转慈和，缓缓的道：“你我均是佛门弟子，岂可如此胡言妄语，罪过，罪过。小僧迫不得已，只好稍加逼迫了。”

这是为了救公子性命，尚请勿怪。”说着伸出左手掌，轻轻按住段誉胸口，说道：“公子抵受不住时，愿意书写此经，只须点一点头，小僧便即放手。”

段誉苦笑道：“我不写此经，你终不死心，舍不得便杀了我。我倘若写了出来，你怎么还能容我活命？我写经便是自杀，鸠摩智大师，这一节，我在十三天之前便已想明白了。”

鸠摩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佛慈悲！”掌心便即运劲，料想这股劲力传入段誉膻中大穴，他周身如万蚊咬啮，苦楚难当，这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，嘴上说得虽硬，当真身受死去活来的酷刑之时，势非屈服不可。不料劲力甫发，立觉一股内力去得无影无踪。他一惊之下，又即催劲，这次内力消失得更快，跟着体中内力汹涌奔泻而出。鸠摩智大惊失色，右掌急出，在段誉肩头奋力推去。段誉“啊”的一声，摔在床上，后脑重重撞上墙壁。

鸠摩智早知段誉学过星宿老怪一门的“化功大法”，但要穴被封，不论正邪武功自然俱都半点施展不出，那知他掌发内劲，却是将自身内力硬挤入对方“膻中穴”去，便如当日段誉全身动弹不得，张大了嘴巴任由莽牯朱蛤钻入肚中一般，与身上穴道是否被封全不相干。

段誉哼哼唧唧的坐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枉你自称得道高僧，高僧是这么出手打人的吗？”

鸠摩智厉声道：“你这‘化功大法’，到底是 谁 教你的？”

段誉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化功大法，暴殄天物，犹日弃千金于地而不知自用，旁门左道，可笑！可笑！”这几句话，他竟不知不觉的引述了玉洞帛轴上所写的字句。

鸠摩智不明其故，却也不敢再碰他身子，但先前点他神封、大椎、悬枢、京门诸穴却又无碍，此人武功之怪异，实是不可思议，料想这门功夫，定是从一阳指与六脉神剑中变化出来，只是他初学皮毛，尚不会使用。这样一来，对大理段氏的武学更是心响神往，突然举起手掌，凌空一招“火焰刀”，将段誉头上的书生巾削去了一片，喝道：“你当真不写”我这一刀只消低得半尺，你的脑袋便怎样了？”

段誉害怕之极，心想他当真恼将起来，戳瞎我一只眼睛，又或削断我一条臂膀，那便怎么办？一路上反复思量而得的几句话立时到了脑中，说出口来：“我倘若受逼不过，只好胡乱写些，那就未必全对。你如伤残我肢体，我恨你切骨，写出来的剑谱更加不知所云。这样罢。反正我写的剑谱，你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焚化，你说过立即固封，决计不看上一眼，是对是错，跟你并不相干。我胡乱书写，不过是我骗了慕容先生的阴魂，他在阴间练得走火入魔，自绝鬼脉，也不会来怪你。”说着走到桌边，提笔摊纸，作状欲写。

鸠摩智怒极，段誉这几句话，将自己骗取六脉神剑剑谱的意图尽皆揭破，同时说得明明白白，自己若用强逼迫，他写出来的剑谱也必残缺不全，伪者居多，那非但无用，阅之且有大害。他在天龙寺两度斗剑，六脉神剑的剑法真假自然一看便知，但这路剑法的要旨纯在内力运使，那就无法分辨。当下岂仅老羞成怒，直是大怒欲狂，一招“火焰刀”挥出，嗤的一声轻响，段誉手中笔管断为两截。

段誉大笑声中，鸠摩智喝道：“贼小子，佛爷好意饶你性命，你偏执迷不悟。只有拿你去慕容先生墓前焚烧。你心中所记得的剑谱，总不会是假的罢？”

段誉笑道：“我临死之时，只好将剑法故意多记错几招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，打从此刻起，我拚命记错，越记越错，到得后来，连我自己也是胡里糊涂。”

鸠摩智怒目瞪视，眼中似乎也有火焰刀要喷将出来，恨不得手掌一挥，“火焰刀”的无形气劲就从这小子的头颈中一划而过。

自此一路向东，又行了二十余日，段誉听着途人的口音，渐觉清雅绵软，菜肴中也没了辣椒。

这一日终于到了苏州城外，段誉心想：“这就要去上慕容博的坟了。番僧逼不到剑谱，不会就此当真杀我，但在那慕容博的墓前，将我烧上一烧，烤上一烤，弄得半死不活，却也未始不可。”将心一横，也不去多想，纵目观看风景。这时正是三月天气，杏花夹径，绿柳垂湖，暖洋洋的春风吹在身上，当真是醺醺欲醉。段誉不由得心怀大畅，脱口吟道：“波渺渺，柳依依，孤村芳草远，斜日杏花飞。”

鸠摩智冷笑道：“死到临头，亏你还有这等闲情逸致，兀自在吟诗唱词。”段誉笑道：“佛曰：‘色身无常，无常即苦。’天下无不死之人。最多你不过多活几年，又有什么开心了？”

鸠摩智不去理他，向途人请问“参合庄”的所在。但他连问了七八人，没一个知道，言语不通，更是缠七夹八。最后一个老者说道：“苏州城里城外，既不一个庄子叫做啥参合庄格。你这位大和尚，定是听错哉。”鸠摩智道：“有一家姓慕容的大庄主，请问他住在什么地方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苏州城里末，姓顾、姓陆、姓沈、姓张、姓周、姓文……那都是大庄主，那有什么姓慕容的？勿曾听说过。”

鸠摩智正没做理会处，忽听得西首小路上一人说道：“听说慕容氏住在城西三十里的燕子坞，咱们便过去瞧瞧。”另一人道：“嗯，到了地头啦，可得小心在意才是。”说的是河南中州口音。这两人说话甚轻，鸠摩智内功修为了得，却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道：“莫非这两人故意说给我听的？否则偏那有这么巧？”斜眼看去，只见一人气宇轩昂，身穿孝服，另一个却矮小瘦削，像是个痨病鬼扒手。

鸠摩智一眼之下，便知这两人身有武功，还没打定主意是否要出言相询，段誉已叫了起来：“霍先生，霍先生，你也来了？”原来那形容猥琐的汉子正是金算盘崔百泉，另一个便是他师侄追魂手过彦之。

他二人离了大理后，一心一意要为柯百岁报仇，明知慕容氏武功极高，此仇十九难报，还是勇气百倍的寻到了苏州来，打听到慕容氏住在燕子坞。而慕容博却已逝世多年，那么杀害柯百岁的，当是慕容家的另外一人。两人觉得报仇多了几分指望，赶到湖边，刚好和鸠摩智、段誉二人遇上。

崔百泉突然听到段誉的叫声，一愕之下，快步奔将过来，只见一个和尚骑在马上，左手拉住段誉坐骑有缰绳，段誉双手僵直，垂在身旁，显是给点中了穴道，奇道：“小王爷，是你啊！喂，大和尚，你干什么跟这位公子爷为难？你可知他是谁？”

鸠摩智自没将这两人放在眼里，但想自己从未来过中原，慕容先生的家不易找寻，有这两人领路，那就再好没有了，说道：“我要去慕容氏的府上，相烦两位带路。”

崔百泉道：“请问大师上下如何称呼？何以胆敢得罪段氏的小王爷？到慕容府去有何贵干？”鸠摩智道：“到时自知。”崔百泉道：“大师是慕容家的朋友么？”鸠摩智道：

“不错，慕容先生所居的参合庄坐落何处，霍先生若是得知，还请指引。”鸠摩智听段誉称之为“霍先生”，还道他真是姓霍。崔百泉搔了搔头皮，向段誉道：“小王爷，我解开你手臂上的穴道再说。”说着走上几步，伸手便要去替段誉解穴。

段誉心想鸠摩智武功高得出奇，当世只怕无人能敌，这崔过二人是万万打他不过的，若来妄图相救，只不过枉送两条性命，还是叫他二人赶快逃走的为妙，便道：“且慢！这位大师单身一人，打败了我伯父和大理的五位高手，将我擒来。他是慕容先生的知交好友，要将我在慕容先生的墓前焚烧为祭。你二位和姑苏慕容氏毫不相干，这就快快走罢。”

崔百泉和过彦之听说这和尚打败了保定帝等高手，心中已是一惊，待听说他是慕容氏的知交，更加震骇。崔百泉心想自己在镇南王府中躲了这十几年，今日小王爷有难，岂能袖手不理？反正既来姑苏，这条性命早就豁出去不要了，不论死在正点儿的算盘珠下或是旁人手中，也没什么分别，当即伸手入怀，掏出一个金光灿烂的算盘，高举摇晃，铮铮铮的乱响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慕容先生是你的好朋友，这位小王爷却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劝你还是放开了他罢。”过彦之一抖手间，也已取下缠在腰间的软鞭。两人同时向鸠摩智马前抢去。

段誉大叫：“两位快走，你们打他不过的。”

鸠摩智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真要动手么？”崔百泉道：“这一场架，叫做老虎头上拍苍蝇，明知打你不过，也得试上一试，生死……啊唷，啊唷！”

“生死”什么的还没说出口，鸠摩智已伸手寻过过彦之的软鞭，跟着拍的一声，翻过软鞭，卷着崔百泉手中的金算

盘，鞭子一扬，两件兵刃同时脱手飞向右侧湖中，眼见两件兵刃便要沉入湖底，那知鸠摩智手上劲力使得恰到好处，软鞭鞭梢翻了过来，刚好缠住一根垂有湖面的柳枝，柳枝柔软，一升一沉，不住摇动。金算盘款款拍着水面，点成一个个漪涟。

鸠摩智双手合什，说道：“有劳两位大驾，相烦引路。”崔过二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鸠摩智道：“两位倘若不愿引路，便请示知燕子坞参合庄的途径，由小僧觅路自去，那也不妨。”崔过二人见他武功如此高强，而神态却又谦和之极，都觉翻脸也不是，不翻脸也不是。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欸欸乃声响，湖面绿波上飘来一叶小舟，一个绿衫少女手执双桨，缓缓划水而来，口中唱着小曲，听那曲子是：“菡萏香连十顷陂，小姑贪戏采莲迟。晚来弄水船头滩，笑脱红裙裹鸭儿。”歌儿娇柔无邪，欢悦动心。

段誉在大理时诵读前人诗词文章，于江南风物早就深为倾倒，此刻一听此曲，不由得心魂俱醉。只见那少女一双纤手皓肤如玉，映着绿波，便如透明一般。崔百泉和过彦之虽大敌当前，也不禁转头向她瞧了两眼。

只有鸠摩智视若不见，听如不闻，说道：“两位既不肯见告参合庄的所在，小僧这就告辞。”

这时那少女划着小舟，已近岸边，听到鸠摩智的说话，接口道：“这位大师父要去参合庄，阿有啥事体？”说话声音极甜极清，令人一听之下，说不出的舒适。这少女约莫十六七年纪，满脸都是温柔，满身尽是秀气。

段誉心道：“想不到江南女子，一美至斯。”其实这少女也非甚美，比之木婉清颇有不如，但八分容貌，加上十二

分的温柔，便不逊于十分人才的美女。

鸠摩智道：“小僧欲到参合庄去，小娘子能指点途径么？”那少女微笑道：“参合庄的名字，外边人勿会晓得，大师父从啥地方听来？”鸠摩智道：“小僧是慕容先生方外至交，特来老友墓前一祭，以践昔日之约。并盼得识慕容公子清范。”那少女沉吟道：“介末真正弗巧哉！慕容公子刚刚前日出仔门，大师父早来得三日末，介就碰着公子哉。”鸠摩智道：“与公子缘悭一面，教人好生惆怅，但小僧从吐蕃国万里迢迢来到中土，愿在慕容先生墓前一拜，以完当年心愿。”那少女道：“大师父是慕容老爷的好朋友，先请去用一杯清茶，我再给你传报，你讲好哦？”鸠摩智道：“小娘子是公子府上何人？该当如何称呼才是？”

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啊唷，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，叫做阿碧。你勿要大娘子、小娘子的介客气。叫我阿碧好哉！”她一口苏州土白，本来不易听懂，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，想是平素官话听得多了，说话中尽量加上了些官话，鸠摩智与段誉等尚可勉强明白。当下鸠摩智恭恭敬敬的道：“不敢！”（按：阿碧的吴语，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，倘若全部写成苏白，读者固然不懂，鸠摩智和段誉加二要弄勿清爽哉。）

阿碧道：“这里去燕子坞琴韵小筑，都是水路，倘若这几位通通要去，我划船相送，好哦？”她每问一句“好哦”，都是殷勤探询，软语商量，教人难以拒却。

鸠摩智道：“如此有劳了。”携着段誉的手，轻轻跃上小舟。那小舟只略沉少许，却绝无半分摇晃。阿碧向鸠摩智和段誉微微一笑，似乎是说：“真好本事！”

过彦之低声道：“师叔，怎么？”他二人是来找慕容氏

报仇的，但弄得如此狼狈，实在好不尴尬。

阿碧微笑道：“两位大爷来啊来到苏州哉，倘若无不啥要紧事体，介末请到敝处喝杯清茶，吃点点心。勿要看这只船小，再坐几个人也勿会沉格。”她轻轻划动小舟，来到柳树之下，伸出纤手收起了算盘和软鞭，随手拨弄算珠，铮铮有声。

段誉只听得几下，喜道：“姑娘，你弹的是‘采桑子’么？”原来她随手拨动算珠，轻重疾徐，自成节奏，居然便是两句清脆灵动的“采桑子”。阿碧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你精通音律，也来弹一曲么？”段誉见她天真烂漫，和蔼可亲，笑道：“我可不会弹算盘。”转头向崔百泉道：“霍先生，人家把你的算盘打得这么好听。”

崔百泉涩然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姑娘真是雅人，我这门最俗气的家生，到了姑娘手里，就变成了一件乐器。”阿碧道：“啊哟，真正对勿起，这是霍大爷的么？这算盘打造得真考究。你屋里一定交关之有铜钱，连算盘也用金子做。霍大爷，还仔拨你。”她左手拿着算盘，伸长手臂。崔百泉人在岸上，无法拿到，他也真舍不得这个片刻不离身的老朋友，轻轻一纵，上了船头，伸手将算盘接了过去，侧过头来向鸠摩智瞪了一眼。鸠摩智脸上始终慈和含笑，全无愠色。

阿碧左手拿着软鞭鞭梢提高了，右手五指在鞭上一勒而下，手指甲触到软鞭一节节凸起的棱角，登时发出叮、玲、东、珑几下清亮的不同声音。她五指这么一勒，就如是新试琵琶一般，一条斗过大江南北、黑道白道英豪的兵刃，到了她一双洁白柔嫩的手中，又成了一件乐器。

段誉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姑娘，你就弹它一曲。”阿

碧向着过彦之道：“这软鞭是这位大爷的了？我乱七八糟的拿来玩弄，忒也无礼了。大爷，你也上船来罢，等一歇我拨你吃鲜红菱。”过彦之心切师仇，对姑苏慕容一家恨之切骨，但见这个小姑娘语笑嫣然，天真烂漫，他虽满腔恨毒，却也难以向她发作，心想：“她引我到庄上去，那是再好不过，好歹也得先杀他几个人给恩师报仇。”当下点了点头，跃到船上。

阿碧好好的卷拢软鞭，交给过彦之，木桨一扳，小舟便向西滑去。

崔百泉和过彦之交换了几个眼色，都想：“今日深入虎穴，不知生死如何。慕容氏出手毒辣之极，这个小姑娘柔和温雅，看来不假，但焉知不是慕容氏骄敌之计？教咱们去了防范之心，他便可乘机下手。”

舟行湖上，几个转折，便转入了一座大湖之中，极目望去，但见烟波浩渺，远水接天。过彦之更是暗暗心惊：“这大湖想必就是太湖了。我和崔师叔都不会水性，这小妮子只须将船一翻，咱二人便沉入湖中喂了鱼鳖，还说什么替师报仇？”崔百泉也想到了此节，寻思若能把木桨拿在手中，这小姑娘便想弄翻船，也没这么容易，便道：“姑娘，我来帮你划船，你只须指点方向便是。”阿碧笑道：“啊哟，介末不敢当。我家公子倘若晓得仔，定规要骂我怠慢了客人。”崔百泉见她不肯，疑心更甚，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是想听听姑娘在软鞭上弹曲的绝技。我们是粗人，这位段公子却是琴棋书画，样样都精的。”

阿碧向段誉瞧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我弹着好白相，又算啥绝技了？段公子这样风雅，听仔笑啊笑煞快哉，我勿来。”

崔百泉从过彦之手中取过软鞭，交在她手里，道：“你